

中国靠什么来说“不”？靠的是强,真正的强,骨子里的强。

# 挨打未必最弱时

中国近代史,其实就是一部挨打的历史。弱国无外交,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是硬道理,这些警句都是那些创伤的文字转换。几代人血的教训,让多少中国人为祖国的崛起而殚精竭虑拼搏奉献,也让好多人把 GDP 规模和增长速度视为头等大事。

有了一定的 GDP 总量,就是经济上的“大”,就有了进一步做“强”的基础。但是,“大”还不等于“强”,“大”只是“强”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或者说,“大”只是“强”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从“大”到“强”,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这个道理多数人能接受,但要更深刻地加以理解,不妨走得更远些。

1840 年鸦片战争时,中国的 GDP 是英国的五六倍还多。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 GDP 仍高于英法两国。1894 年甲午战争,中国正处于清朝的“同光中兴”期,GDP 远远超过日本,就是北洋舰队的硬件也与日本相仿。而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正值民国时代经济发展最快的

时期,国力有了相当的提高,GDP 总量也是超过日本的。

遗憾的是,偌大的 GDP 并没有让战争走开,并没有让中国免于挨打,从一次次挨打的苦难中我们看到:挨打未必最弱时。甚至可以说,倒正是这么大的 GDP 引来了列强一次又一次的攻城略地。

原来,列强也并不是专挑软柿子捏,从最弱的国家开打。他们打仗是很讲政治的,不会是门当户对,可也不是逮着谁弱就打谁。说到底,从根儿上看,列强的每一次入侵,背后跟着的都是巨大的经济利益,无利绝不起早。如果对谁都穷掉底儿了,也就根本不成其为对手,还打个什么劲儿呢?再容易打,连赔款都出不起,哪里有什么资格做战争靶子呢?

可见,“落后就会挨打”,这说法只计其一,未及其余。中国靠什么来说“不”?靠的是强,真正的强,骨子里的强。当年,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五十年不变”,说明对大格局走势是心里有数的。

(摘自《经济学家茶座》总第 54 辑 邱东/文)

将父亲送入太平间的冷柜,老袁把太平间的大门一锁,点了根烟,怀里掏出一本收据。“寿衣除了定金还差 1300,穿衣费 200,辅金盖银 200,3 天后走的时候身子底下再放点‘垫背钱’,对了,‘五七’的时候当闺女的你给你爸烧一把伞,这个都有讲究的。我给你算算……一共您再给我 2000 吧!”

告别仪式那天,老袁带着方佳来到京东的一家一级殡仪馆,拐进了旁边的一家“一条龙”公司。

订好了告别室、花圈、挽联、黑纱、白花、骨灰盒,方佳数出 7000 块钱刚要结账,一直陪着的一个“一条龙”大姐拉着方佳的胳膊,小声说:“姑娘,大姐跟你说了,人家一辈子不容易,得来个全套的纸活给老人烧了呀。我卖别人家得 2200,给你成本价就 2000 块钱,保证你满意!”于是,方佳掏钱又买了一套纸别墅,“实在”的大姐还多送了好几个纸扎的“元宝”……

“骨灰您看一下。”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带着程式化的礼貌与干练。“看好了我们就把‘金银被’放进去了,讲究‘辅金盖银’,四块葬玉放在四角,保四季平安;上面放上香币、元宝,保逝者在阴间吃喝不愁……”

一切手续办理完毕,刚才和方佳一起领骨灰的另外一拨家属一边走一边议论:“好家伙,就那麽百浩布大小的‘金银被’就 50 块钱,四块葬玉 80 块钱,元宝 48 块钱……”

“算了算了,几千块钱都花了,还在于这 300 多块钱啊!再说了,人家给你放进去了,你什么意思再让人家给拿出来?”(摘自《北京晨报》4.1)

今年初,医院已经给因癌症晚期

住院三个多月的方佳(化名)的父亲下了病危通知,为了避免到时“抓瞎”,方佳和母亲决定去医院太平间先“咨询”下。一位 50 多岁的男子没等方佳母女回话,便将二人让进屋里。

“我姓袁,该怎么弄我到时候全告诉您。”

老袁带着母女二人打开了太平间告别室的大门,从挂着一堆寿衣中扒出一套:“您看这套,风衣、西装、棉衣棉裤、衬衣衬裤,连帽子带鞋全齐了!全套 1800 元!”

交了寿衣定金后不到半个月,父亲与世长辞。老袁一边给父亲穿衣服,一边不断地从大包里往外拿各种“零碎”,嘴里不断念念有词:“必须铺金盖白,这叫铺金盖银;布条把腿系上点儿,防止‘惊尸’;鞋底儿必须有莲花,这叫脚踏莲台……”说着又从大包里翻出一个小包,稀里哗啦地倒出一堆石头的“玉石”和塑料的“金元宝”。“嘴里含着这个‘玉’,手里拿着‘金元宝’,走的时候肚子里手就都不空着了。”最后,两个塑料的,涂着金灿灿涂料的“大戒指”被套在父亲手指上,老袁的“全套”至此告一段落。

为自身不光彩的行为,专挑些好词来美化、遮羞。久而久之,这些好词的词义就变质了,无法正常使用了。

# 救救被糟蹋的词

先从近日的一则奇闻说起。武汉有个沙湖,面积曾有上万亩,如今缩水至 119 亩。其他消失的面积被填埋成了陆地,上面挤满了豪宅别墅、商业大厦,漂亮小路什么的。这事儿被媒体报道之后,武汉市园林局一位副局长这样解释:填湖修路,是为了更好保护沙湖。

填湖是为了保护,这个意思跟近来流行的官话“保护性拆除”一样。如果再联想到“保护费”一词,你肯定会觉得,“保护”的词义,已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说起来,含义朝反方向发展的好词,如今已是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小姐”与“秘书”,应属最早被糟蹋的两个词语。就像“保护”也意味着“破坏”一样,在很多语境中,“秘书”其实不是秘书;“理发店”其实不理发,“临时工”的工作其实很正式;“干爹”其实是情夫的代名词,他可以要求“干女儿”穿齐 B 小短裙……对于那些词语的沦陷,权贵者为自身不光彩的行为,专挑些好词来美化、遮羞。久而久之,这些好词的词义就变质了,无法正常使用了。

我这里特别说说“赞助”、“慈善”、“公益”等使用频率很高的公共媒介用词,借此更形象地描述好词是如何沦陷的。

“赞助费”,原指有条件者自愿帮助有困难者的经费。但如今的孩子和家有儿女的大人们经常用这不这么理解。在他们眼中,该词的意义完全相反:指有困难的人很不情愿地上缴

给强势单位的费用。该词在教育领域使用频率最高。再说说“慈善”。多么好听的词啊!但随着郭美美、卢美美小姐的蹿红,善良的人们对本就信心不足的慈善事业,一度完全丧失期望。“慈善”,几成“伪善”与“骗钱”的马甲。而由“慈善”衍生的“慈善家”一词,原指长期热心公益的助人为乐者,但现在这个词也非常可疑。稍加留意便可发现,各类慈善家排行榜上,你不可能找到诸如“捡破烂资助困难学生读书”、“活雷锋”这类铁杆爱心人士的名字。位列榜单的,多为捐款数额较大的老板,其中包括制造劣质产品的暴发户、血汗工厂的老板、殴打维权业主的房产商等。

“国企”和“私企”两词,也同样在权益属性上发生了这种变化。前者,全民所有制,其定位自然是公益;后者,自负盈亏,以实现私益最大化为目的。这样的定义,在从前肯定是准确的。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几乎包办了城镇人口的就业与吃喝拉撒。而私企,总让人联想到“资本家”之类。可如今的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你很难见到他们发布招聘广告公开解决国民就业问题;倒是在物价上,通过“听涨会”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国民,跟过去的“资本家”有一比。这两方面,私企都要大度得多。

好词语一个接一个被糟蹋,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也是对不正之风的控诉。词语亟须被拯救,传统文化不能被“保护性破坏”。但拯救文化,首先要改良制度,拯救权贵者的道德良知。(摘自《南方都市报》4.15 樨樨/文)

为自身不光彩的行为,专挑些好词来美化、遮羞。久而久之,这些好词的词义就变质了,无法正常使用了。

# 我们的政治,就是怎么令敌人越来越少,令同志越来越多。

上个世纪 40 年代末,有一天,毛泽东问秘书田家英,什么是政治?这不是个平常的问题,当时政治家和学者对“政治”各有各的定义,莫衷一是。田家英毕竟博览群书,一口气说出许多有关政治的阐述,并一一作了评价。毛泽东摇了摇头,笑道:“政治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我们的政治,就是怎么令敌人越来越少,令同志越来越多。朋友多的政府就是好的政府,敌人多的政府就是坏政府。”

阎锡山问幕僚赵承绶:“什么叫政治?”赵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阎笑:“没那么复杂!所谓政治,就是让对手下来,咱们上去!”阎又问赵:“什么叫宣传?”赵又洋洋洒洒,说古论今。阎更不耐烦:“没那么复杂!所谓宣传,就是把别人说的一无是处、自己完美无缺,让大家都认为咱们好,别人不好!”

小布什的女儿詹娜曾问小布什:“爸爸,您能说说什么是政治吗?”小布什笑着打了个比方:“‘政治’好比我们的家,挣钱养家糊口的爸爸是‘国民’,拿挣来的钱维持家庭生活的妈妈是‘政府’,而你就是‘总统’,找借口、设立各种名目去花‘国民’和‘政府’的钱。”詹娜听后似懂非懂,又问:“那我的现任男友是什么呢?”小布什答:“是暂时性的‘国际盟友’。”小布什以“家庭关系”比喻本国政治,既生动形象,又诙谐幽默,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让人对某些政治现象有了深入的理解。

(摘自《演讲与口才》蒋晓飞/文)

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

前些年,印度闹出了一个笑话,两名某邦当地议会的议员在开会期间用平板电脑看情色视频被发现,结果两个人还硬嘴地说,那完全是没有的事情。但据印度媒体的说法,印度政客们“议会上看 A 片”已经是近年来第 2 次被曝光了,他们有前科。

这种身居庙堂高位,却不务正业的人并非只存在于印度,古代中国也有当了皇帝却无心治国而只想着炼丹熬药或是琴棋书画的例子。据后来当事人的回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总是喜欢在游泳池里做爱,递送国家安全情报的人只好等在外面,期盼着亲爱的总统这次能够发挥失常,速战速决,因为这种“眼馋的等待”实在太难熬了。

很多人都喜欢把个人乐趣排在国家大事之前。很多人说获得权力是会有快感的,但笔者觉得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你得不到的,我却在挥霍,羡慕嫉妒恨么?

想想看,当举国上下的人翘首企盼你作出足以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决定时,你却可以像《春娇与志明》里花花公子张志明一样感叹:“粉红乳乳头,可遇不可求。”

当别人不得不心急火燎地等待你决定时,你却有闲工夫撒点野,公器私用简直就是直达高潮的不二法门。所以,那些怀着仰望政治精英的萌系眼神初入白官的女实习生们,往往就成了政治家的猎物。

比如莱温斯基,有个细节很有趣,那就是她与克林顿鱼水之欢的地点是白官总统办公室的地板上。为什么不是别的地方?

只能说,克林顿或许觉得在上班时间,在总统办公室里把总统的实习生给“办公”了,才是全方位,最到位的公器私用,时间、地点、对象都是“公家”的,唯独欢乐之情是假公济私的,这种快感是特权独有的,拉到汽车旅馆或是星级酒店去就和老百姓或大富豪们无异了。

这就是为什么“齐 B 短裙”和“干爹”这些字眼会走红网络的原因,全民都在翘首企盼开会的代表们可以提议,呼吁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严肃之事,却有妙龄女在微博中说:“干爹在开会的百忙之中来给我过生日。”此时,公器私用的人会成为网民泄愤的出口。我得不到的权力,你却在肆意挥霍,公器私用所带来的快感,同时也在让另外一群人产生了愤怒。

(摘自《看天下》2012 年第 8 期 古尔齐亚/文)

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

前些年,印度闹出了一个笑话,两名某邦当地议会的议员在开会期间用平板电脑看情色视频被发现,结果两个人还硬嘴地说,那完全是没有的事情。但据印度媒体的说法,印度政客们“议会上看 A 片”已经是近年来第 2 次被曝光了,他们有前科。

这种身居庙堂高位,却不务正业的人并非只存在于印度,古代中国也有当了皇帝却无心治国而只想着炼丹熬药或是琴棋书画的例子。据后来当事人的回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总是喜欢在游泳池里做爱,递送国家安全情报的人只好等在外面,期盼着亲爱的总统这次能够发挥失常,速战速决,因为这种“眼馋的等待”实在太难熬了。

很多人都喜欢把个人乐趣排在国家大事之前。很多人说获得权力是会有快感的,但笔者觉得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你得不到的,我却在挥霍,羡慕嫉妒恨么?

想想看,当举国上下的人翘首企盼你作出足以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决定时,你却可以像《春娇与志明》里花花公子张志明一样感叹:“粉红乳乳头,可遇不可求。”

当别人不得不心急火燎地等待你决定时,你却有闲工夫撒点野,公器私用简直就是直达高潮的不二法门。所以,那些怀着仰望政治精英的萌系眼神初入白官的女实习生们,往往就成了政治家的猎物。

比如莱温斯基,有个细节很有趣,那就是她与克林顿鱼水之欢的地点是白官总统办公室的地板上。为什么不是别的地方?

只能说,克林顿或许觉得在上班时间,在总统办公室里把总统的实习生给“办公”了,才是全方位,最到位的公器私用,时间、地点、对象都是“公家”的,唯独欢乐之情是假公济私的,这种快感是特权独有的,拉到汽车旅馆或是星级酒店去就和老百姓或大富豪们无异了。

这就是为什么“齐 B 短裙”和“干爹”这些字眼会走红网络的原因,全民都在翘首企盼开会的代表们可以提议,呼吁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严肃之事,却有妙龄女在微博中说:“干爹在开会的百忙之中来给我过生日。”此时,公器私用的人会成为网民泄愤的出口。我得不到的权力,你却在肆意挥霍,公器私用所带来的快感,同时也在让另外一群人产生了愤怒。

(摘自《看天下》2012 年第 8 期 古尔齐亚/文)

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

前些年,印度闹出了一个笑话,两名某邦当地议会的议员在开会期间用平板电脑看情色视频被发现,结果两个人还硬嘴地说,那完全是没有的事情。但据印度媒体的说法,印度政客们“议会上看 A 片”已经是近年来第 2 次被曝光了,他们有前科。

这种身居庙堂高位,却不务正业的人并非只存在于印度,古代中国也有当了皇帝却无心治国而只想着炼丹熬药或是琴棋书画的例子。据后来当事人的回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总是喜欢在游泳池里做爱,递送国家安全情报的人只好等在外面,期盼着亲爱的总统这次能够发挥失常,速战速决,因为这种“眼馋的等待”实在太难熬了。

很多人都喜欢把个人乐趣排在国家大事之前。很多人说获得权力是会有快感的,但笔者觉得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你得不到的,我却在挥霍,羡慕嫉妒恨么?

想想看,当举国上下的人翘首企盼你作出足以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决定时,你却可以像《春娇与志明》里花花公子张志明一样感叹:“粉红乳乳头,可遇不可求。”

当别人不得不心急火燎地等待你决定时,你却有闲工夫撒点野,公器私用简直就是直达高潮的不二法门。所以,那些怀着仰望政治精英的萌系眼神初入白官的女实习生们,往往就成了政治家的猎物。

比如莱温斯基,有个细节很有趣,那就是她与克林顿鱼水之欢的地点是白官总统办公室的地板上。为什么不是别的地方?

只能说,克林顿或许觉得在上班时间,在总统办公室里把总统的实习生给“办公”了,才是全方位,最到位的公器私用,时间、地点、对象都是“公家”的,唯独欢乐之情是假公济私的,这种快感是特权独有的,拉到汽车旅馆或是星级酒店去就和老百姓或大富豪们无异了。

这就是为什么“齐 B 短裙”和“干爹”这些字眼会走红网络的原因,全民都在翘首企盼开会的代表们可以提议,呼吁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严肃之事,却有妙龄女在微博中说:“干爹在开会的百忙之中来给我过生日。”此时,公器私用的人会成为网民泄愤的出口。我得不到的权力,你却在肆意挥霍,公器私用所带来的快感,同时也在让另外一群人产生了愤怒。

(摘自《看天下》2012 年第 8 期 古尔齐亚/文)

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

前些年,印度闹出了一个笑话,两名某邦当地议会的议员在开会期间用平板电脑看情色视频被发现,结果两个人还硬嘴地说,那完全是没有的事情。但据印度媒体的说法,印度政客们“议会上看 A 片”已经是近年来第 2 次被曝光了,他们有前科。

这种身居庙堂高位,却不务正业的人并非只存在于印度,古代中国也有当了皇帝却无心治国而只想着炼丹熬药或是琴棋书画的例子。据后来当事人的回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总是喜欢在游泳池里做爱,递送国家安全情报的人只好等在外面,期盼着亲爱的总统这次能够发挥失常,速战速决,因为这种“眼馋的等待”实在太难熬了。

很多人都喜欢把个人乐趣排在国家大事之前。很多人说获得权力是会有快感的,但笔者觉得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你得不到的,我却在挥霍,羡慕嫉妒恨么?

想想看,当举国上下的人翘首企盼你作出足以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决定时,你却可以像《春娇与志明》里花花公子张志明一样感叹:“粉红乳乳头,可遇不可求。”

当别人不得不心急火燎地等待你决定时,你却有闲工夫撒点野,公器私用简直就是直达高潮的不二法门。所以,那些怀着仰望政治精英的萌系眼神初入白官的女实习生们,往往就成了政治家的猎物。

比如莱温斯基,有个细节很有趣,那就是她与克林顿鱼水之欢的地点是白官总统办公室的地板上。为什么不是别的地方?

只能说,克林顿或许觉得在上班时间,在总统办公室里把总统的实习生给“办公”了,才是全方位,最到位的公器私用,时间、地点、对象都是“公家”的,唯独欢乐之情是假公济私的,这种快感是特权独有的,拉到汽车旅馆或是星级酒店去就和老百姓或大富豪们无异了。

这就是为什么“齐 B 短裙”和“干爹”这些字眼会走红网络的原因,全民都在翘首企盼开会的代表们可以提议,呼吁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严肃之事,却有妙龄女在微博中说:“干爹在开会的百忙之中来给我过生日。”此时,公器私用的人会成为网民泄愤的出口。我得不到的权力,你却在肆意挥霍,公器私用所带来的快感,同时也在让另外一群人产生了愤怒。

(摘自《看天下》2012 年第 8 期 古尔齐亚/文)

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

前些年,印度闹出了一个笑话,两名某邦当地议会的议员在开会期间用平板电脑看情色视频被发现,结果两个人还硬嘴地说,那完全是没有的事情。但据印度媒体的说法,印度政客们“议会上看 A 片”已经是近年来第 2 次被曝光了,他们有前科。

这种身居庙堂高位,却不务正业的人并非只存在于印度,古代中国也有当了皇帝却无心治国而只想着炼丹熬药或是琴棋书画的例子。据后来当事人的回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总是喜欢在游泳池里做爱,递送国家安全情报的人只好等在外面,期盼着亲爱的总统这次能够发挥失常,速战速决,因为这种“眼馋的等待”实在太难熬了。

很多人都喜欢把个人乐趣排在国家大事之前。很多人说获得权力是会有快感的,但笔者觉得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你得不到的,我却在挥霍,羡慕嫉妒恨么?

想想看,当举国上下的人翘首企盼你作出足以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决定时,你却可以像《春娇与志明》里花花公子张志明一样感叹:“粉红乳乳头,可遇不可求。”

当别人不得不心急火燎地等待你决定时,你却有闲工夫撒点野,公器私用简直就是直达高潮的不二法门。所以,那些怀着仰望政治精英的萌系眼神初入白官的女实习生们,往往就成了政治家的猎物。

比如莱温斯基,有个细节很有趣,那就是她与克林顿鱼水之欢的地点是白官总统办公室的地板上。为什么不是别的地方?

只能说,克林顿或许觉得在上班时间,在总统办公室里把总统的实习生给“办公”了,才是全方位,最到位的公器私用,时间、地点、对象都是“公家”的,唯独欢乐之情是假公济私的,这种快感是特权独有的,拉到汽车旅馆或是星级酒店去就和老百姓或大富豪们无异了。

这就是为什么“齐 B 短裙”和“干爹”这些字眼会走红网络的原因,全民都在翘首企盼开会的代表们可以提议,呼吁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严肃之事,却有妙龄女在微博中说:“干爹在开会的百忙之中来给我过生日。”此时,公器私用的人会成为网民泄愤的出口。我得不到的权力,你却在肆意挥霍,公器私用所带来的快感,同时也在让另外一群人产生了愤怒。

(摘自《看天下》2012 年第 8 期 古尔齐亚/文)

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

前些年,印度闹出了一个笑话,两名某邦当地议会的议员在开会期间用平板电脑看情色视频被发现,结果两个人还硬嘴地说,那完全是没有的事情。但据印度媒体的说法,印度政客们“议会上看 A 片”已经是近年来第 2 次被曝光了,他们有前科。

这种身居庙堂高位,却不务正业的人并非只存在于印度,古代中国也有当了皇帝却无心治国而只想着炼丹熬药或是琴棋书画的例子。据后来当事人的回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总是喜欢在游泳池里做爱,递送国家安全情报的人只好等在外面,期盼着亲爱的总统这次能够发挥失常,速战速决,因为这种“眼馋的等待”实在太难熬了。

很多人都喜欢把个人乐趣排在国家大事之前。很多人说获得权力是会有快感的,但笔者觉得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你得不到的,我却在挥霍,羡慕嫉妒恨么?

想想看,当举国上下的人翘首企盼你作出足以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决定时,你却可以像《春娇与志明》里花花公子张志明一样感叹:“粉红乳乳头,可遇不可求。”

当别人不得不心急火燎地等待你决定时,你却有闲工夫撒点野,公器私用简直就是直达高潮的不二法门。所以,那些怀着仰望政治精英的萌系眼神初入白官的女实习生们,往往就成了政治家的猎物。

比如莱温斯基,有个细节很有趣,那就是她与克林顿鱼水之欢的地点是白官总统办公室的地板上。为什么不是别的地方?

只能说,克林顿或许觉得在上班时间,在总统办公室里把总统的实习生给“办公”了,才是全方位,最到位的公器私用,时间、地点、对象都是“公家”的,唯独欢乐之情是假公济私的,这种快感是特权独有的,拉到汽车旅馆或是星级酒店去就和老百姓或大富豪们无异了。

这就是为什么“齐 B 短裙”和“干爹”这些字眼会走红网络的原因,全民都在翘首企盼开会的代表们可以提议,呼吁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严肃之事,却有妙龄女在微博中说:“干爹在开会的百忙之中来给我过生日。”此时,公器私用的人会成为网民泄愤的出口。我得不到的权力,你却在肆意挥霍,公器私用所带来的快感,同时也在让另外一群人产生了愤怒。

(摘自《看天下》2012 年第 8 期 古尔齐亚/文)

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

前些年,印度闹出了一个笑话,两名某邦当地议会的议员在开会期间用平板电脑看情色视频被发现,结果两个人还硬嘴地说,那完全是没有的事情。但据印度媒体的说法,印度政客们“议会上看 A 片”已经是近年来第 2 次被曝光了,他们有前科。

这种身居庙堂高位,却不务正业的人并非只存在于印度,古代中国也有当了皇帝却无心治国而只想着炼丹熬药或是琴棋书画的例子。据后来当事人的回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总是喜欢在游泳池里做爱,递送国家安全情报的人只好等在外面,期盼着亲爱的总统这次能够发挥失常,速战速决,因为这种“眼馋的等待”实在太难熬了。

很多人都喜欢把个人乐趣排在国家大事之前。很多人说获得权力是会有快感的,但笔者觉得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你得不到的,我却在挥霍,羡慕嫉妒恨么?

想想看,当举国上下的人翘首企盼你作出足以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决定时,你却可以像《春娇与志明》里花花公子张志明一样感叹:“粉红乳乳头,可遇不可求。”

当别人不得不心急火燎地等待你决定时,你却有闲工夫撒点野,公器私用简直就是直达高潮的不二法门。所以,那些怀着仰望政治精英的萌系眼神初入白官的女实习生们,往往就成了政治家的猎物。

比如莱温斯基,有个细节很有趣,那就是她与克林顿鱼水之欢的地点是白官总统办公室的地板上。为什么不是别的地方?

只能说,克林顿或许觉得在上班时间,在总统办公室里把总统的实习生给“办公”了,才是全方位,最到位的公器私用,时间、地点、对象都是“公家”的,唯独欢乐之情是假公济私的,这种快感是特权独有的,拉到汽车旅馆或是星级酒店去就和老百姓或大富豪们无异了。

这就是为什么“齐 B 短裙”和“干爹”这些字眼会走红网络的原因,全民都在翘首企盼开会的代表们可以提议,呼吁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严肃之事,却有妙龄女在微博中说:“干爹在开会的百忙之中来给我过生日。”此时,公器私用的人会成为网民泄愤的出口。我得不到的权力,你却在肆意挥霍,公器私用所带来的快感,同时也在让另外一群人产生了愤怒。

(摘自《看天下》2012 年第 8 期 古尔齐亚/文)

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

前些年,印度闹出了一个笑话,两名某邦当地议会的议员在开会期间用平板电脑看情色视频被发现,结果两个人还硬嘴地说,那完全是没有的事情。但据印度媒体的说法,印度政客们“议会上看 A 片”已经是近年来第 2 次被曝光了,他们有前科。

这种身居庙堂高位,却不务正业的人并非只存在于印度,古代中国也有当了皇帝却无心治国而只想着炼丹熬药或是琴棋书画的例子。据后来当事人的回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总是喜欢在游泳池里做爱,递送国家安全情报的人只好等在外面,期盼着亲爱的总统这次能够发挥失常,速战速决,因为这种“眼馋的等待”实在太难熬了。

很多人都喜欢把个人乐趣排在国家大事之前。很多人说获得权力是会有快感的,但笔者觉得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你得不到的,我却在挥霍,羡慕嫉妒恨么?

想想看,当举国上下的人翘首企盼你作出足以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决定时,你却可以像《春娇与志明》里花花公子张志明一样感叹:“粉红乳乳头,可遇不可求。”

当别人不得不心急火燎地等待你决定时,你却有闲工夫撒点野,公器私用简直就是直达高潮的不二法门。所以,那些怀着仰望政治精英的萌系眼神初入白官的女实习生们,往往就成了政治家的猎物。

比如莱温斯基,有个细节很有趣,那就是她与克林顿鱼水之欢的地点是白官总统办公室的地板上。为什么不是别的地方?

只能说,克林顿或许觉得在上班时间,在总统办公室里把总统的实习生给“办公”了,才是全方位,最到位的公器私用,时间、地点、对象都是“公家”的,唯独欢乐之情是假公济私的,这种快感是特权独有的,拉到汽车旅馆或是星级酒店去就和老百姓或大富豪们无异了。

这就是为什么“齐 B 短裙”和“干爹”这些字眼会走红网络的原因,全民都在翘首企盼开会的代表们可以提议,呼吁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严肃之事,却有妙龄女在微博中说:“干爹在开会的百忙之中来给我过生日。”此时,公器私用的人会成为网民泄愤的出口。我得不到的权力,你却在肆意挥霍,公器私用所带来的快感,同时也在让另外一群人产生了愤怒。

(摘自《看天下》2012 年第 8 期 古尔齐亚/文)

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

前些年,印度闹出了一个笑话,两名某邦当地议会的议员在开会期间用平板电脑看情色视频被发现,结果两个人还硬嘴地说,那完全是没有的事情。但据印度媒体的说法,印度政客们“议会上看 A 片”已经是近年来第 2 次被曝光了,他们有前科。

这种身居庙堂高位,却不务正业的人并非只存在于印度,古代中国也有当了皇帝却无心治国而只想着炼丹熬药或是琴棋书画的例子。据后来当事人的回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总是喜欢在游泳池里做爱,递送国家安全情报的人只好等在外面,期盼着亲爱的总统这次能够发挥失常,速战速决,因为这种“眼馋的等待”实在太难熬了。

很多人都喜欢把个人乐趣排在国家大事之前。很多人说获得权力是会有快感的,但笔者觉得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你得不到的,我却在挥霍,羡慕嫉妒恨么?

想想看,当举国上下的人翘首企盼你作出足以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决定时,你却可以像《春娇与志明》里花花公子张志明一样感叹:“粉红乳乳头,可遇不可求。”

当别人不得不心急火燎地等待你决定时,你却有闲工夫撒点野,公器私用简直就是直达高潮的不二法门。所以,那些怀着仰望政治精英的萌系眼神初入白官的女实习生们,往往就成了政治家的猎物。

比如莱温斯基,有个细节很有趣,那就是她与克林顿鱼水之欢的地点是白官总统办公室的地板上。为什么不是别的地方?

只能说,克林顿或许觉得在上班时间,在总统办公室里把总统的实习生给“办公”了,才是全方位,最到位的公器私用,时间、地点、对象都是“公家”的,唯独欢乐之情是假公济私的,这种快感是特权独有的,拉到汽车旅馆或是星级酒店去就和老百姓或大富豪们无异了。

这就是为什么“齐 B 短裙”和“干爹”这些字眼会走红网络的原因,全民都在翘首企盼开会的代表们可以提议,呼吁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严肃之事,却有妙龄女在微博中说:“干爹在开会的百忙之中来给我过生日。”此时,公器私用的人会成为网民泄愤的出口。我得不到的权力,你却在肆意挥霍,公器私用所带来的快感,同时也在让另外一群人产生了愤怒。

(摘自《看天下》2012 年第 8 期 古尔齐亚/文)

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

前些年,印度闹出了一个笑话,两名某邦当地议会的议员在开会期间用平板电脑看情色视频被发现,结果两个人还硬嘴地说,那完全是没有的事情。但据印度媒体的说法,印度政客们“议会上看 A 片”已经是近年来第 2 次被曝光了,他们有前科。

这种身居庙堂高位,却不务正业的人并非只存在于印度,古代中国也有当了皇帝却无心治国而只想着炼丹熬药或是琴棋书画的例子。据后来当事人的回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总是喜欢在游泳池里做爱,递送国家安全情报的人只好等在外面,期盼着亲爱的总统这次能够发挥失常,速战速决,因为这种“眼馋的等待”实在太难熬了。

很多人都喜欢把个人乐趣排在国家大事之前。很多人说获得权力是会有快感的,但笔者觉得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你得不到的,我却在挥霍,羡慕嫉妒恨么?

想想看,当举国上下的人翘首